



象山先生語錄卷之三

曆家所謂朔虛氣盈者蓋以三十日為準朔虛者自前合朔至後合朔不滿二十日其不滿之分曰朔虛氣盈者一節一氣共三十日有餘分爲中分中即氣也

堯典所載惟命羲和一事蓋人君代天理物不敢不重後世乃委之星翁曆官至於推步迎策又各執己見以爲定法其他未暇舉如唐一行所造大衍曆亦可取疑若可以久用無恙然未十年而已變是知不可不明其理也夫天左旋日月星緯右轉日夜不止豈可執一故漢唐之曆屢變本朝二百餘年曆亦一二三變聖人作易於革卦言治

曆明時觀節之義其不可執一明知

四岳舉鯀九載績用成而遜位之咨首及四岳堯不以舉鯀之非而疑其當也。比之後世權舉主之義甚異。後生看經書須着着注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已見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至漢唐間名臣議論反之吾心有甚悖道處亦須自家有證諸庶民而不繆底道理然後別白言之。

尚書一部只是說德而知德者實難

遜志小心是兩般

讀書固不可不曉文義然只以曉文義為是只是兒童之

學須看意旨所在

孝經十八章孔子於曾子踐履實地中說出來非虛言也

○惟天下之至一為能處天下之至變。惟天下之至安為能處天下之至危。

大禹謨一篇要領只在克艱兩字上

學者須是有志讀書。只理會文義便是無志。

善學者如關津不可胡亂放人過。

聖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長可

為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樣事。

須是就上面着工夫。聖人所謂吾無隱乎爾誰能出不由

戶直截是如此。

士不可不弘毅譬如一箇擔子盡力擔去前面不奈何却住無怪今自不近前却說道擔不起豈有此理故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讀書之法須是平平淡淡去看子細玩味不可草草所謂優而柔之厭而飫之自然有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底道理○處家遇事須着去做若是禡頭便不是子弟之職已缺何以謂學

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先主之於孔明符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相信之篤這般處所不可不理會

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燕昭之封樂毅漢高之械繫蕭何當大利害處未免搖動此心但有深淺

人品之說直截是有只如臯陶九德便有數等就中即一德論之如剛而塞者便自有幾般

古今人物同處直截是同異處直截是異然論異處極多同處却約作德便心逸日休作偽便心勞日拙作善便降之百祥作不善便降之百殃孟子言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同處甚約

人莫先於自知不在大綱上須是細膩末

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是被入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主於道。則欲消而藝亦可進。主於藝。則欲熾而道亡。藝亦不進。

仁自夫子發之

不可自暴自棄自屈

志小不可以語大人事

千古聖賢只是辦一件事無兩件事

言必信行必果。經經然。小人哉。宜自考察。

退步思量。不要驚外。

共工方鳩僝功。與如川之方。至此方字不可作且字看。

堯之知共工。卅朱不是於形迹間見之。直是見他心術。

呂正字館職策。直是失了眼目。只是術然。孟子亦激作却。

不離正道

揚子雲好論中實不知中

大雅是綱。小雅是目。尚書綱目皆具。

觀書到文侯之命。道已湮沒。春秋所以作。

有所忿懣。則不足以服人。有所恐懼。則不足以自立。

志道據德。依仁學者之大端。

須是信得及乃可

王文中說與楊子雲相若雖有不同其歸一也

道在天下加之不可損之不可取之不可捨之不可要人

自理會

大綱提掇來細細理會去

如魚龍遊於江海之中沛然無礙

據要會以觀方來

觀春秋易詩書經聖人手則知編論語者亦有病

中庸言鬼神之爲德也其盛矣乎夫子發明判然甚白

俗諺云心堅石穿既是一箇人如何不打疊教靈利

今之學者譬如行路偶然撞着一好處便且止覺時已不

如前人所以乍出乍入乍明乍昏

學者不自着實理會只管看人口頭言語所以不能進且

如做一文字須是反覆窮究去不得又換思量皆要窮到

窮處項項分明他日或問人或聽人言或觀一物自有觸

長底道理

失了頭緒不是助長便是忘了所以做主不得

記言后稷其辭恭其欲儉只是說末論語言伯夷致齊求

仁得仁泰伯三以天下讓殷有三仁却從血脉上說來

利害毀譽稱譏苦樂能動搖人釋氏謂之八風

七重鐵城私心也。私心所隔，雖思非正。小兒亦有私心。心官不可曠職。

大陽當天，太陰五緯，猶自放光芒不得。那有魑魅魍魎來。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小德即大德，大德即小德。敦厚化變化。

皇極之君，欽時五福，錫厥庶民。福如何錫得，只是此理。塞宇宙。

溺於俗見，則聽正言不入。

知遺則末，即是本枝。即是葉文曰：有根則自有枝葉。上達下達，即是喻義喻利。

人情物理上做工夫。

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辨便有進。

須是下及物工夫，則隨大隨小有濟。

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情縱欲。

三百篇之詩，有出於婦人女子，而後世老師宿儒，口不能

注解得分明，豈其智有所不若，只為當時道行遺明。

韓退之言，軻死不得其傳，固不敢誣。後世無賢者，然直是

至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為光明，到今日

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當甚事。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既分爲二乃掛其一于前掛別也非置之指間也既別其一却以四揲之餘者謂之奇然後歸之扚扚指間也故一揲之餘不四則八再揲三揲之餘亦不四則八四奇也八偶也故三揲而皆奇則四四四有乾之象三揲而皆偶則八八八有坤之象三揲而得兩偶一奇則四八八有艮之象八四八有坎之象八八四有震之象三揲而得兩奇一偶則八四四有兌之象四八四有離之象四四八有巽之象故三奇爲老陽三偶爲老陰兩偶一奇爲

少陽兩奇一偶爲少陰老陰老陽變少陰少陽不變分掛揲歸奇是四節故曰四營而成易卦有六爻每爻三揲三十六十八故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右揲著說

右門人周清叟廉夫所錄

先生語伯敏云近日向學者多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夫人勇於爲學豈不可喜然此道本日用常行近日學者却把作一事張大虛聲名過於實起人不平之心是以爲道學之說者必爲人深排力詆此風一長豈不可懼

某之取人喜其忠信誠懇言似不能出口者談論風生他人所取者某深惡之



因論補試得失先生云今之人易為利害所動只為利害之心重且如應舉視得失為分定者能幾人往往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惟曹立之萬正淳鄭學古庶幾可不為利害所動故學者須當有所立免得臨時為利害所動朱季經云如故肆義利之說乃學者持已處事所不可無者先生云不會行得說這般閑言長語則甚如此不已恐將來客勝士以辭為勝然使至此非學者之過乃師承之過也朱云近日異端邪說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如何朱云如禪家之學人皆以為不可無者又以謂形而上者所以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吾友直道甚底是本又害了吾友

甚底來自不知已之害又烏知人之害包顯道常云人皆謂禪是人不可無者今吾友又云害道兩箇却好縛作一束今之所以害道者却是這閑言語曹立之天資甚高且讀書用心之過成疾其後疾與學相為消長初來見某時亦是有許多閑言語某與之蕩滌則胸中快活明白病亦隨滅迨不聞人言語又復昏蔽所以昏蔽者緣與某相聚日淺然其人能自知每昏蔽則復相過某又與之蕩滌其心下又復明白與講解隨聽即解某問比或有疑否立之云無疑每常自讀書亦見得到這般田地只是不能無疑往往自變其說某云讀書不可曉處何須苦思力索如立

之天資思之至固有一箇安排處但恐心下昏蔽不得其  
正不若且放下時復涵泳似不去理會而理會所謂優而  
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飮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  
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如此相聚一兩旬而  
歸其病頓減其後因秋試聞人閑言語又復昏惑又適有  
告之以某乃釋氏之學渠平生惡釋老如仇讎於是盡叛  
某之說却湊合得元晦說話後不相見以至於死因問伯  
敏云曾聞此等語否伯敏云未也先生語朱云他却未有  
許多閑言語且莫要壞了李敏求且聽某與他說大凡爲  
學須要有所立語云已欲立而立人卓然不爲流俗所移

乃爲有立須思尋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底爲後是要做  
人否理會得這箇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故孟子云學  
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如博學審問明辨謹思篤行亦  
謂此也此須是有志方可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是  
這箇志伯敏云伯敏於此心能剛制其非只是持之不久  
耳先生云只剛制於外而不內思其本涵養之功不至若  
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剛制且如在此說話時忽有美色  
在前老兄必無悅色之心若心常似如今何須剛制  
先生語繆文子云近日學者無師法往往被邪說所惑異  
端能惑人自吾儒敗績故能入使在唐虞之時道在天下

子所謂經正  
庶民興程子  
謂在堂上人  
必亦堂下人  
之心是如此

愚夫愚婦亦皆有渾厚氣象是時便使活佛活老子莊列  
出來也開口不得惟陋儒不能行道如人家子孫敗壞父  
祖家風故釋老却倒來點檢你如莊子云以智治國國之  
賊惟是陋儒不能行所無事故被他如此說若知者行其  
所無事如何是國之賊今之攻異端者但以其名攻之初  
不知自家自被他點檢在他下面如何得他服你須是先  
理會了我底是得有以使之服方可

學者先須不可陷溺其心又不當以學問夸人夸人者必  
爲人所攻只當如常人見人不是必推惻隱之心委曲勸  
諭之不可則止若說道我底學問如此你底不是必爲人

所攻兼自所謂學問者自承當不住某見幾箇自主張學  
問某問他你了得也未他心下不穩如此則是學亂說實  
無所知如此之人謂之痼疾不可治寧是縱情肆欲之人  
猶容易與他說話最是學一副亂說底沒柰他何此只有  
兩路利欲道義不之此則之彼

人須是閑時大綱思量宇宙之間如此廣闊吾身立於其  
中須大做一箇人文子云某嘗思量我是一箇人豈可不  
爲人却爲草木禽獸先生云如此便又細了只要大綱思  
且如天命之謂性天之所以命我者不殊乎天須是放教  
規模廣大若尋常思量得臨事時自省力不到得被陷溺

了文子云某始初來見先生若發蒙然再見先生覺心下快活凡事亦自持只恐到昏時自理會不得先生云見得明時何持之有人之於耳要聽即聽不要聽則否於目亦然何獨於心而不由我乎

先生語伯敏云人惟患無志有志無有不成者然資資厚者畢竟有志吾友每聽某之言如何伯敏曰每聞先生之言茫然不知所入幼者聽而弗問又不敢躡等先生云若果有志且須分別勢利道義兩途某之所言比吾友所固有且如聖賢垂教亦是人固有豈是外面把一件物事來贈吾友但能為發明天之所以予我者如此其厚如此

其貴不失其所以爲人者耳伯敏問云日用常行去甚處下工夫先生云能知天之所以予我者至貴至厚自然遠非僻惟正是守且要知我之所固有者伯敏云非僻未嘗敢爲先生云不過是硬制在這裏其間有不可制者如此將來亦費力所以要得知天之予我者看吾友似可緣進未曾被人閑言語所惑從頭理會故易入蓋先入者爲主如一器皿虛則能受物若垢汙先入後雖欲加以好水亦費力如李繹之學駁雜自王張學問却無奈何

伯敏問云以今年校之去年殊無寸進先生云如何要長進若當爲者有時而不能爲不當爲者有時乎爲之這箇

却是不長進不怠地理會泛然求長進不過欲以已先人  
此是勝心伯敏云無箇下手處先生云古之欲明明德於  
天下者此盡述大學一段致知在格物格物是下手處伯敏云  
如何樣格物先生云研究物理伯敏云天下萬物不勝其  
繁如何盡研究得先生云萬物皆備於我只要明理然理  
不解自明須是隆師親友伯敏云此間賴有季繹時相勉  
勵先生云季繹與顯道一般所至皆勉勵人但無根者多  
其意似欲私立門戶其學為外不為已世之人所以攻道  
學者亦未可全責他蓋自家驕其聲色立門戶與之為敵  
哂哂滕口實有所未孚自然起人不平之心某平日未嘗

為流俗所攻攻者却是諛語錄精義者程士南最攻道學人  
或語之以某程云道學如陸某無可攻者又如學中諸公義  
均骨肉蓋某初無勝心日用常行自有使他一箇敬信處某  
舊日伊洛文字不曾看見其間多有不是今人讀  
書平易處不理會有可以起人羨慕者則着力研究古先聖  
人何嘗有起人羨慕者只是此道不行見有奇特處便生羨  
慕自周末文弊便有此風如唐虞之時人人如此又何羨慕  
所以莊周云臧與穀共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曰博  
塞以遊問穀奚事曰挾策讀書其為亡羊一也某讀書只  
看古註聖人之言自明白且如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是分

明說與你入便孝出便弟何須得傳註學者疲精神於此  
是以擔子越重到某這裏只是與他減擔只此便是格物  
伯敏云每讀始者心甚專三五遍後往往心不在此知其  
如此必欲使心在書上則又別生一心卒之方寸擾擾先  
生云此是聽某言不入若聽得入自無此患某之言打做  
一處吾友二三其心了如今讀書且平平讀未曉處且放  
過不必太帶

繆文子資質亦費力慕外尤帶每見他退去一似不能脫  
羅網者天之所以予我者至大至剛至直至平至公如此  
私小做甚底人須是放教此心公平正直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某今日作  
包顯道書云古人之學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  
矜功能今人之學正坐反此耳

讀介甫書見其凡事歸之法度此是介甫敗壞天下處堯  
舜三代雖有法度亦何嘗專恃此又未知戶馬青苗等法  
果合堯舜三代否當時關介甫者無一人就介甫法度中  
言其失但云喜人同已祖宗之法不可變夫堯之法舜嘗  
變之舜之法禹嘗變之祖宗法自有當變者使其所變果  
善何嫌於同古者道德一風俗同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同  
古者適所以為美惜乎無以此關之但云祖宗法不可變

中其病

介甫才高如何便伏惟韓魏公論青苗法云將欲利民反以害民甚切當或言介甫不當言利夫周官一書理財者居半家宰制國用理財正辭古人何嘗不理會利但恐三司等事非古人所謂利耳不論此而以言利過之彼豈無辭所以卒至於無奈他何處或問介甫比商鞅何如先生云商鞅是腳踏實地他亦不問王霸只要事成却是先定規模介甫慕堯舜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實處故所成就者王不成霸不就本原皆因不能格物摸索形似便以爲堯舜三代如此而已所以學者先要窮理後生自立最難一人力抵當流俗不去須是高着眼看破

流俗方可要之此豈小廉曲謹所能爲哉必也豪傑之士胡文因舉晦翁語云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先生云是

問作文法先生云讀漢史韓柳歐蘇尹師魯李淇水文不誤後生惟讀書一路所謂讀書須當明物理揣事情論事勢且如讀史須看他成所以敗所以是所以非處優游涵泳久自得力若如此讀得三五卷勝看三萬卷

問伯敏云作文如何伯敏云近日讀得原道等書猶未成誦但茫然無入處先生云左傳深於韓柳未易入且讀蘇文可也此外別有進否吾友之志要如何伯敏云所望成

人目今未嘗敢廢防閑先生云如何樣防閑伯敏云爲其所當爲先生云雖聖人不遇如是但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却無向來亶亶之意不是懈怠便是被異說壞了夫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死却便不是卻堯夫詩云當鍛鍊時分勁挺到磨礪處發光輝磨礪鍛鍊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進無已今吾友死守定如何會爲所當爲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博學在先力行在後吾友學未博焉知所行者是當爲是不當爲防閑古人亦有之但他底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捉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某平日與兄說話從天

而下從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嘗硬把捉老兄中間亦云有快活時如今何故如此伯敏云固有適意時亦知自家固有根本元不待把捉只是不能久防閑稍寬便爲物欲所害先生云此則罪在不常久上却如何硬把捉若硬把捉種種費力便是有時得意亦是偶然伯敏云却嘗思量不把捉無下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只此一事是當爲不當爲當爲底一件大事不肯做更說甚底某平日與老兄說底話想都忘了伯敏云先生嘗語以求放心立志皆歷歷可記先生云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這般田地伯敏云如何立先生云立是你立却問



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須把握。吾友分明是先曾知此理。來後被異端壞了。異端非佛老之謂。異乎此理。如季子繹之。徒便是異端。孔門惟顏魯傳道。他未有聞。蓋顏魯從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曾子所傳云。孟子不復傳矣。吾友却不理會。根本只理會文字。實大如耳。宏若根本壯。怕不會做文字。自學問若此。不自文字學問。豈止兩自文字學問。否。伯敏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亦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暗室屋漏亦如此。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以自昭明德。

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在致。致知在格物。古之學者。爲已。所以自昭其明德已之德已。明然後推其明。以及天下。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在我者。既盡。亦自不能掩。今之學者。只用心於枝葉。不求實處。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心只是一箇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爲學只是理會此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嘗滕二說。伯敏云。如何是盡心性。材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葉。雖然。此非吾友之過。蓋舉世之弊。今

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心材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且伯敏云莫是同出而異名否先生曰不須得說說着便不是將來只是滕口說爲人不爲己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曰自明若必欲說時則在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此蓋隨吾友而言其實不須如此只是要盡去爲心之累者如吾友適意時即今便是牛山之木一段血脉只在仁義上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此豈人之情也哉是偶然說及初不須分別所以令吾友讀此者蓋欲吾友知斧斤之害其材有以警戒其心日夜之所息息者歇也又曰生息蓋人之良心爲斧斤所壞

夜間方得歇息若夜間得息時則平日好惡與常人甚相遠惟旦晝所爲格亡不止到後來夜間亦不能得息夢寐顛倒思慮紛亂以致淪爲禽獸人見其如此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人之情也哉只與理會實處就心上理會俗諺云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又曰獅子咬人狂狗逐塊以土打獅子便徑來咬人若打狗狗狂只去理會土聖賢急於教人故以情以性以心以材說與人如何泥得若老兄與別人說定是說如何是心如何是性情與材如此分明說得好剗地不干我事便是血脉骨髓理會實處始得凡讀書皆如此

會我善養浩然之氣當吾友適意時別事不理會時便是浩然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身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蓋三子嘗時與告子論告子之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外面硬把捉底要之亦是孔門別派將來也會成只是終不自然孟子出於子思則是涵養成就者故曰是身義所生者集義只是積善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若行事不當於心如何得浩然此言皆所以闢告子又問養勇異同先生云此只是比並北宮用心在外正如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施舍用心在內正如孟子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而施舍又似曾子北宮又似子夏謂之似者

蓋用心內外相似非真可及也孟子之言大抵皆因當時之人處已太卑而視聖人太高不惟處已太卑而亦以此處人如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之語可見不知天之予我者其初未嘗不同如未嘗有材焉之類皆以謂材乃聖賢所<sub>有</sub>我之所無不敢承當着故孟子說此乃人人都有自爲斧斤所壞所以淪胥爲禽獸若能涵養此心便是聖賢讀孟子須當理會他所以立言之意血脉不明冗溺章句何益

伯敏嘗有詩云紛紛枝葉護推尋到底根株只此心莫笑無弦陶靖節箇中三嘆有遺音先生首肯之呈所編語錄

先生云編得也是但言語微有病不可以示人自存之可也兼一時說話有不必錄者蓋急於曉人或未能一一無病時朱季繹楊子直程敦蒙先在坐先生問子直學問何所據云信聖人之言先生云且如一部禮記凡子曰皆聖人言也子直將盡信乎抑其間有揀擇子直無語先生云若使其都信如何都信得若使其揀擇却非信聖人之言也人謂某不教人讀書如敏求前日來問某下手處某教他讀旅獒太甲告子牛山之木以下何嘗不讀書來只是比他人讀得別些子

右門人李伯敏敏求所錄

象山先生語錄卷之三

象山先生語錄卷之四

學者須是弘毅。小家相底得人憎。小者他起你亦起。他看你亦看。安得寬弘沈靜者。一切包容。因論爭名之流皆不濟事。

因論傅聖謨無志甘與草木俱腐曰他甘得如此你還能否。因言居士極不喜狂者云最敗風俗只喜狷者故自號又次居士先生云此言亦有味。

因論子才不才事曰居移氣養移體今之學者出世俗籠絡亦不得况能居天下之廣居。尋常懈怠起時或讀書史或誦詩歌或理會一事或整肅。

几案筆研借此以助精彩。然此是馮物。須要識破。因問去。懈怠曰。要須知道。不可須臾離。乃可。

此是大丈夫事。么麼小家相者。不足以承當。

問揚云。多時有退步之說。不知曾果退否。若不退。絲毫許牽得住。前輩大量底人。看有甚大小。大事他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令人畧有些氣。談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諸處論學者。次第只是責人不能行去。

老夫無所能。只是識病。

天生如伊尹之類。

問作書攻王順伯。也不是言釋。也不是言儒。惟理是從。否曰。然。楊敬仲不可說他有禪。只是尚有氣習未盡。因說薛象先不可令於外面觀人。能知其底裏了。外面畧可觀驗。唐虞之同。不如洙泗。此語不是。

輪對第一劄讀。太宗起頭處上曰。君臣之間。須當如此。陛下云天下幸甚。讀不存形迹處上曰。賴得有所悔。連說不患無過。貴改過之意。甚多。答此爲堯爲舜爲禹湯爲文武。血脉骨髓。仰見聖學。讀入本日處。先乞奏云。臣愚蠢如。此便讀疆土未復。生聚教訓處上曰。此有時辭色甚壯。答如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此有甚時。今日天下貧甚。州貧縣

貧民貧其說甚詳上無說讀第二劄論道上曰自秦漢而下無人主知道甚有自負之意其說甚多說禪答臣不敢奉詔臣之遣不如此生聚教訓處便是道讀第三劄論知人上曰人才用後見答要見之於前意思忘其辭上又曰人才用後見後又說此中有人云云答天下未知云云天下無人才執政大臣未稱陛下使令上默然讀第四劄上贊歎甚多第五劄所陳甚多一殿五六步上曰朕不在詳處做工夫只在要處秉笏立聽不容更轉對後王謙仲云渠每常轉對恐小官不比渠侍從也

事有難易定夫初來恐難說話後却聽得入覺得顯道昆仲說話難予力辨之先生曰顯道隱藏在然予於此一路亦時起疑以為人在一處理在一處後又解云只是未相合然終是疑纔聞先生說即悟得大意曰道遍滿天下無些小空闕四端萬善皆天之所予不勞人粧點但是人自有病與他間隔又云只一些子重便是病又云只一些輕亦是病予於此深有省

見道後須見得前時小陋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說得道字好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其道如此須是暴慢自遠鄙倍自遠

人之所以病道者一資稟二漸習

道大人自小之道。公人自私之道。廣人自狹之。

予因說道難學。今人纔來理會。此便是也。不是何故。以其便以此在胃中作病了。予却能知得這些。予見識議論。作病亦能自說。先生曰。又添得一場閑說話。一實了萬虛。皆碎。

尚追惟論量前此所見。便是此見未去。

予舉荀子解蔽。遠爲蔽。近爲蔽。輕爲蔽。重爲蔽。之類。說好。先生曰。是好。只是他無主人。有主人時。近亦不蔽。遠亦不蔽。輕重皆然。

其他體盡有形。惟心無形。然何故能攝制人如此之甚。

若是聖人亦逞一些子精彩不得。

平生所說未嘗有一說。

廓然昭然坦然。廣居正位。大道安宅。正路是甚次第。却反。

曠而弗居。舍而弗由。哀哉。

舊罪不妨誅責。愈見得不好。新得不妨發揚。愈見得牢固。

○因說定夫舊習未易消。若一處消了百處盡可消。予謂晦庵逐事爲他消不得。先生曰。不可將此相比。他是添。

大世界不享。却要占箇小蹊。小徑。子大人不做。却要爲小兒態。可惜。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

閑管時候

典常也憲法也皆天也

要常踐道。踐道則精明。一不踐道。便不精明。便失其落節。

○如何容人力做樂循理謂之君子

小心翼翼。心小而道大。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

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吾有知乎哉。晦庵言謙辭。又來這裏做箇道理。

今一切去了。許多繆妄勞攘。磨礮去圭角。浸潤著光精。與

天地合其德。云云豈不樂哉。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存養是主人。檢斂是奴僕。家兄所聞考索是奴僕

如今人只是去些子。凡情不得相識。還如不相識。云云始是

道人心

詳道書好文字亦好。純人專不中不遠

汲黯秉彘。厚黃老學不能汨

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間。須是做得人方不枉

道大豈是淺丈夫所能勝任。敏道言資稟。因舉君子。謂

命也一段

今且未須去理會其他。且分別小大輕重

行狀。貶剝贊歎。人須要有道。班固不如馬遷



人爲學甚難。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歛冬肅。俱此理人居其間。要靈識此理如何解得。

人不辨箇小大輕重無鑒識。些小事便引得動心。至於天來大事却放下着。

不愛教小人以藝常教君子以藝。蓋君子得之不以爲驕。不得不以爲歉。小人得以爲吝。敗常亂教。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恠它不得志。箇甚底須是有智識。然後有志願。

人要有大志。常人汨沒於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

有一段血氣。便有一段精神。有此精神却不能用以害之。非是精神能害之。但以此精神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

○見一文官。未可輕易問。是如何。何患不曉守規矩。孜孜。守規行矩步。不妄言語。

鐵劔利則倡優拙。

有理會不得處。沉思痛省。一時間如此。後來思得明時。便有耳恭處。

今人欠箇精專不得。

人精神千種萬般。夫道一而已矣。

有癩病也是其道。有以致之。我治其大而治其小。一正。

則百正恰如坐得不是我不責他坐得不是便是心不在道若心在道時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豈解坐得不是只勤與道爲與不爲之間

人之資質不同有沈滯者有輕揚者古人有韋弦之義固當自覺不待人言但有恣縱而不能自克者有能自克而用功不深者

人當先理會所以爲人深思痛省枉自汨沒虛過日月朋友講學未說到這裏若不知人之所以爲人而與之講學遺其大而言其細便是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若能知其大雖輕自然反輕歸厚因舉一人恣情縱欲一知尊德樂

道便明潔白直

商君所說帝王皆是破說

因循亦好因其事循其理

見理未明寧是放過去不要起爐作龜

正言正論要使長明於天下

古之君子知固貴於博然知盡天下事只是此理所以博覽者但是貴精熟知與一不知先無加損於此理若以不知爲慊便是鄙陋以不知爲慊則以知爲泰今日之慊乃他日之泰

君子雖多聞博識不以此自負

要當軒昂奮發。莫恁地沈埋在卑陋凡下處。

此理在宇宙間。何嘗有所礙。是你自沈埋。自蒙蔽。陰陰地在個陷窄中。更不知所謂高遠底。要決裂破陷窄。窺測破箇羅網。

誅鋤蕩滌。慨然興發。

激厲奮迅。決破羅網。焚燒荆棘。蕩爽汗澤。

世不辨箇小大輕重。既是埋沒在小處。於大處如何理會得。

志於聲色利達者。固是小。勦摸人言語底。與他一般。是小。若能自立後論。汲黯便是如此。論董仲舒便是如此。論

自得自成自道

不倚師友載籍

理只在眼前。只是被人自蔽了。因一向候證他日。逐只是教他做工夫。云不得。只如此見在無事。須是事事物物不放過。磨攷其理。且天下事事物物。只有一理。無有二理。須要到其至一處。

傳聖謨說一人啓事。有云見室而高下異。共天而寒暑殊。先生稱意思好。聖謨言文字體面大。不小家先生云。某只是見此好聖謨。有許多說話。

問子路死之非。只合責當時不合事。輒曰此是去册子上。

看得來底亂道之書成屋今都滯在其間後云子路死是甚次第

你既亂道了如何更為出解語裏洗土塊須是江漢以濯之

居移氣養移體今其氣一切不好云云

這裏是刀鋸鼎鑊底學問

人須是力量寬洪作主宰

習氣識見凡下奔名逐利

盡歡樂在其中泳歸履水造次

問顏魯公又不曾學如何死節如此好曰便是今人將學

將道看得太心心了人皆有秉彝

包犧氏至黃帝心方有人文以至堯舜三代今自秦一切壞

了至今吾輩心當整理

先生與李尉昂又卿言今人多被科舉之習壞又舉與湯鹽言風俗成敗係君子小人窮達亦係幸不幸皆天也然亦由在上之人

人無不知愛敬兄及為利欲所昏便不然欲發明其事

止就彼利欲心自處指出便愛敬自在心是唐虞三代實學

與後世異處心此

人精神在外心王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內

時當惻隱即惻隱。當羞惡即羞惡。誰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當涵養。是其次第。

勿無事生事。

做戒無虞。罔天法度。罔遊于逸。罔濫于樂。至哉真聖人學也。

把捉二字不佳。不如說固執。

克己三年。克之顏子。又不是如今人之病。要克只是一此子未釋然處。

要知尊德樂道。若某不知尊德樂道。亦被驅將去。

諸子百家。說什世人之病好。只是他立處未是。佛老亦然。

○邑中講說聞者。無不感發。獨朱益伯鵬突來問答曰。益

伯過求以利心聽。故所求在新奇玄妙。

積思勉之功。舊習自除。

擇善固執。人舊習多少。如何不固執得。

知非則本心即復。

人心只愛去泊着事。教他棄事時。如鷓鴣失了樹。更無住處。

既知自立此心。無事時須要涵養。不可便去理會事。如子

路使子羔為費宰。聖人謂賊夫人之子。學而優則仕。蓋未

可也。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纔一霍便散了。某平日

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

予因隨衆略說些子閑話。先生少頃曰：顯道今知非否？某答曰：略知。先生曰：須要深知。略知不得。顯道每常愛說閑話。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只愛事骨董。君子之遺淡而不厭。朋友之相資。須助其知好者。若引其逐外。即非也。

人皆可以為堯舜。此性此道與堯舜元不異。若其才則有不同。學者當量力度德。

初教董元息。自立收拾精神。不得閑說話。漸漸好後。被教

授教解論語。却反壞了。

人不肯心閑無事。居天下之廣居。須要去逐外。着一事。印

一說。方有精神。

惟精惟一。須要如此涵養。

無事時不可忘。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老子為學為道之說。非是。如某說。只云著是而去非。捨邪而適正。

有道無道之人。有才無才與才之高下。為道之幸不幸。皆天也。

我無事時。只似一箇全無。知無能底人。及事至。方出來。又

却似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人

朱濟道說前尚勇決無遲疑做得事後因見先生了臨事即疑恐不是做事不得今日口中只管悔過懲艾皆無好處先生曰請尊兄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有何欠闕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時自然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

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如濟道是爲善所害

心不可泊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來無事胡亂被事物牽

將去。若是有精神即時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壞了。

人不肯只如此須要有箇說話。今時朋友盡須要箇說話去講。

後生有甚事但遇讀書不曉便問。遇事物理會不得時便問。并與人商量。其他有甚事。

自家表裏內外如一。

因說金谿蘇知縣資質好亦甚知尊敬。然只是與他說得大綱話。大緊要處說不得。何故。蓋爲他三四十年的父兄師友之教履歷之事。幾多。今胸中自有主張了。如何撥動得他。須是一切撥動剷除了。方得如格君亦須如此。然如吏

部格法如何動得他

朱濟道說臨川從學之盛亦可喜先生曰某豈不愛人人能自立人人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立乎其大者而小者弗能奪然豈能保任得朝日許多人在此相處一日新教授堂試許多人皆徃只是被勢驅得如此若如今去了科舉用鄉舉里選法便不如此如某却愛人試也好不試也好得也好不得也好今如何得人盡如此某所以憂之過於濟道所憫小民被官吏苦者以彼所病者在形某之所憂人之所病者在心與濟道言風俗驅人之甚如人心不明如何作得主宰吾

人正當障百川而東之

先生曰某閑說話皆有落着處若無謂閑說話是謂不敬○某與濟道同事濟道亦有不喜某處以某見衆人說好某說不好衆人說不好某解取之

某與人理會事便是格君心之非事

舉徐子宜云與晦庵月餘說話都不討落着與先生說話一句即討落着

說濟道滯形泥迹不能識人被人瞞

濟道問智者術之原是否曰不是伏羲畫卦文王重之孔子係之天下之理無一違者聖人無不照燭此智也豈是



術因說舊曾與一人處事後皆效彼云察見淵魚不祥如  
何曰我這裏制於未亂保於未危反禍為福而彼為之者  
不知如何為不祥

因舉許昌朝集朱呂學規在金谿教學一冊月令人一觀  
固好然亦未是某平時未嘗立學規但常就本上理會有  
本自然有末若全去末上理會非惟無益今既於本上有  
所知可略略地順風吹火隨時建立但莫去起爐作竈  
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即實事不話閑話所指人病即實病  
因舉午間一人問虜使善兩國講和先生因贊歎不用兵  
全得幾多生靈是好然吾人皆士人曾讀春秋知中國夷

疾之辨二聖之讎豈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  
死今吾人高居無事優游以食亦可為耻乃懷安非懷義  
也此皆是實理實說

事外無道道外無事臯陶求禹言禹只舉治水所行之事  
外此無事禹優入聖域不疋不能言然須以歸之臯陶如  
疑知人之類必假臯陶言

顯仲問云某何故多昏先生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自完  
養不逐物即隨清明繞一逐便昏眩了顯仲好懸斷都  
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後  
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是

人心有消殺不得處便是私音。復去引之。牽義牽枝引蔓。率今引古為證為靠。

既無病時好讀書。但莫去引起來。

慥姪問。乍寬乍緊。乍明乍昏。如何。曰。不要緊。但莫懈怠。緊便不是寬。便是昏。便不是明。便是定。今日十件。昏明日九件。後日又只八件。便是進。

語顯仲云。風恬浪靜中。滋味深。人資性長短。雖不同。然同進一步。則皆失。同退一步。則皆得。問。傳季魯如何。而通如何。而塞。因曰。某明時。直是明。口是懈。急時。即塞。若長鞭家。不懈。急豈解。有塞。然某纔遇塞。時即不少安。即求出。若

更藉朋友切磋。求出。亦鈍甚矣。所以淹没人。只朋友說閑話之類。亦能淹人。某適被顯仲說閑話。某亦隨流不長進。亦甚然。通時說事。亦通塞時皆塞。

寫字須一點。是一點。一畫。是一畫。不可苟。

穢難終日。縈縈無超然之意。

須是一刀兩斷。何故縈縈如此。

縈縈底討箇甚麼。

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今有難說處。不近前來底。又有病近前來底。又有病世俗情慾底。人病却不妨。只指教他去彼。就此最是於道理中。

鷓突不分明人難理會某平生怕此等人世俗之過却不  
怕

舊橫截人太甚如截周成之後當不得無成今皆不然以  
次第進之有大力量者然後足以當其橫截即有出路  
若小兒須發其自重之意

予問能辨朱事曰如何辨予曰不得受用曰如此說便不  
得彼亦可受用只是信此心未及又曰只今明白時便不  
須更推如何如何又曰凡事只過了更不須滯滯泥泥子  
淵却不如此過了便了無凝滯

區處得多少事并應對人手中亦讀得書

問二兄恐不知先生學問旨脉曰固是前日亦嘗與朱濟  
道說須是自克却方見得自家舊相信時亦只是虛信不  
是實得見

我只是不說一若說一公便愛平常看人說甚事只是隨  
他說却只似箇東說西說底人我不說一楊敬仲說一嘗  
與敬仲說箴也

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於此有長都不去着他事  
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脉骨髓都在自  
家手中然我此中却似箇閑閑散散全不理會事底人不階  
詳道如昨日言定夫時宏大磊落常常如此時好但莫被

枝葉累倒了須是工夫孜孜不懈乃得若稍懈舊習又來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味長有滋味便是欲人不愛淡  
却只愛鬧熱人須要用不肯不用須要為不肯不為蓋器  
有大小有大大器底人自別

筭穩底人好然又無病生病勇往底人好然又一槩去了  
然勇往底人較好筭穩底人有難救者

定夫舉禪說正人說邪說邪說亦是正邪人說正說正說  
亦是邪先生曰此邪說也正則皆正邪則皆邪正人豈有  
邪說邪人豈有正說此儒釋之分也

古人樸實頭明播種者主播種明樂者主樂欲學者却學

他然長者為主又其為主者自為主為副者自為副一切  
皆有一定不易不爭

宿無靈骨在師友處有所聞又不踐履去是謂無靈骨又  
云人皆可以為堯舜謂無靈骨是謂厚誣

後生隨身規矩不可失

道可謂尊可謂重可謂明可謂高可謂大人却不自重纔  
有毫髮恣縱便是私欲與此全不相似

法語正如雷陽異語正如風陰人能於法語有省特好於  
異語有省未得其正須思釋詩雅止變風便是異意離騷  
又其次也變風無騷意此又是屈原立此出於有所礙不

得已後世作詩雅不得只學騷

兵書邪說遺塞乎天地以正伐邪何用此須別邪正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之無貳爾心此理塞乎宙如

何由人杜撰得文王敬忌若不知此敬忌箇甚麼

見李尉因說太率人多為舉業所壞渠建寧人取人當先行

義考試當先理致毋以舉業之靡者為上

大丈夫事豈當兒戲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脚跟學人言語

四端皆我國有全無增添

說本朝官制蔡元通所論亂道

江泰之問某每懲忿窒慾求其放心然能暫而不能久請

教答曰但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無後也未

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懲窒知學後懲

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就事就未

孟子言學問之道求放心是發明當時人當時未有此說

便說得孟子既說了下面更注脚便不得

今上重明節畝明早先生就精舍庭前朱衣象笏向北

四拜歸精舍坐四拜問之答曰必有所尊非有已也太

守上任拜廳

學者大率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慾不肯為一畏其事大且難而不為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

學能變化氣質

大人凝然不動不如此小家相

先生云某每見人一見即知其是不是後又疑其恐不然最後終不出初一見

道塞天地人以自私之身與道不相入人能退步自省自然相入唐虞三代教化行習俗美人何由自私得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今都相替了說不得

耳底人不取物下人取物粘於物

資稟好底人闊大不小家相不造作閑引惹 都不起不

動自然與道相近資稟好底人須見 自然識取資稟

與道相近資稟不好底人 與道相遠却去鍛煉

東坡論嗣征甚 自五子之歌推來碩命陳設是 成王

即位流言所致此召公之非不任道流俗之情也周之道

微此其一也又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

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二也

舊嘗通張子湖書於建康誤解了中庸謂魏公能致廣大而不能盡精微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乃成兩截去了又

嘗作高祖無可無不可論誤解。書謂人心人偽也。道心天理也。非是人心只是說大凡人之性。惟微是精微。纔粗便不精微。謂人慾天理非是人亦有善有惡。天亦有善有惡。惡日月蝕惡豈可以善皆歸之。天惡皆歸之人。此說出於樂記。此說不是聖人之言。

與小後生說話。雖極高極微。無不聽得。與一輩老成說便不然。以此見道無巧。只是那心不平。底人揣度便失了。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爲學。即讀書然後爲學。可見然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

○凡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晏然太平。殊無一事。然却有說。擒搦人不下。不能立事。却要有理會處。其於顯道。恐不能久處此間。且令涵養大處。如此樣處。未敢發。然某皆是逐事逐物。攷究練磨。積日累月。以至如今。不是自會。亦不是別有一竅子。亦不是等閑理會。一理會便會。但是理會與他人別。某從來勤理會。長兄每四更一點起時。只見某在看書。或檢書。或默坐。常說與子姪。以爲勤他人莫及。今人却言某懶。不會去理會。好笑。

侍登鬼谷山。先生行泥塗二三十里。云平日極惜精力。不輕用以留有用處。所以如今如是健。諸人皆困不堪。

觀山云佳處草木皆異無俗物觀此亦可知學

天地人之才等耳人豈可輕人字又豈可輕有中說無無中說有之類非儒說

因提宮昨晚所論事只是勝心風平浪靜時都不如此先生說數說揲著云著法後人皆誤了吾得之矣

一行數妙甚聰明之極吾甚服之却自僧中出僧持世有曆法八卷

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夫權皆在我若在物即為物役矣○舉抑文乎歟邪之類說乎歟是疑又是贊歎不亦說乎是贊歎其諸異乎人之末之歟是贊歎孟子杞柳章一歟

一也皆疑

我說一貫彼亦說一貫只是不然天秩天叙天命天討皆是實理彼豈有此

後生全無所知底似全無知一與說却透得為他中虛無事彼有這般意思底一切被這些子隔了全透不得此虛妄最害人

過不及有兩種人曾中無他只一味懈怠沈埋底人一向昏俗去若起得他却好只是難起此屬不及若好妄作人一切隔了此校不好此屬過人凝重闊大底好輕薄小相底不好



愧云着意重便驚疑答有所重便不得舉孟子勿忘勿助長

優裕寬平。即所存多。思慮亦正。求索太過。即存心。思慮亦不正。

重滯者難得輕清。刊了又重。須是又在師側。久久教他輕清去。若自重滯。如何輕清得人。

黃百七哥。今甚平夷。閑雅無營。求無造作。甚好。其實與其所習似不然。今却如此。非學力而何。

人之精爽。負於血氣。其發露於五官者。安得皆正。不得明師良友。剖剝如何。得去其浮偽。而歸於真實。又如何得能。

自省自覺自氣落

數即理也。人不明理。如何明數。

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神著也。智卦也。此是人一身之著。

某自來非由乎學。自然與一種人氣相忤。纔見一造作營。

求底人。便不喜。有一種冲然淡然底人。便使人喜。以至一。

樣衰底人。心亦喜之。年來爲不了事底。方習得。稍不喜見。

退淡底人。只一向起發他。

某從來不尚人起爐作竈。多尚乎。

因見衆人所爲亦多。因他然亦有心。知其爲非。不以爲是。

有二三年不說破者。如此不爲則已。一爲必中。此雖非中。

然與彼好生事不中底人相去懸絕於事則如此多不為  
至於文章必某自為之文章豈有太過人只是得箇恰好  
他人未有倫叙便做得好只是偶然又云文章要煅煉  
詩小序解詩者所為天下蕩蕩乃因蕩蕩上帝序此尤謬  
可見者

曾參高柴漆雕開之徒是不及之好者曾皙是過之好者  
師過商不及是過不及之不好者

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學者第一義古  
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此是第二孔子志學便是志此然  
須要有入處周南召南便是入處後生無志難說此與秦

誓其心休休一章相應周南召南好善不厭關雎鵲巢皆  
然人無好善之心便皆自私有好善之心便無私便人之  
有技若已有之今人未必有他心只是無志便不好善樂  
正子好善孟子喜而不寐又不是私於樂正子

因曾見一大鷄凝然自重不與小鷄同因得關雎之意雉  
鳩在河之洲幽閑自重以此興君子美人如此之美

文以理為主荀子與理有蔽所以文不雅馴

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風是血脉教是條目

夫子曰由知德者鮮矣要知德臯陶言亦行有九德然後  
乃言曰載采采事固不可不觀然畢竟是未自養者亦須

養德養人亦然自知者亦須知德知人亦然不於其德而徒繩檢於其外行與事之間將使人作偽韓文有作文蹊徑尚書亦成篇不如此後生精讀古書文

漢書食貨志後生可先讀又着讀周官考工記又云後生好看鬻辭皆贊歎聖人作易

後生好看子虛上林賦皆以字數多後來好工夫不及此○文繞上二字一句便要有出處使六經句不謂之偷使○學者不可翻然即改是私意此不長進五日畫一水十日畫一松石不如此胡亂做

其觀人不在言行上不在功過上直截是雕出心肝人生天地間如何不植立

窮究磨煉一朝自省

因問黎師侯詩不是理明義精只是指磨得之所以不能言與人曰此便是平生愛圖度樣子只是他不能言你又豈知得他是如此

定夫挾一物不放胡做

荆公求必他人不必求

佛老高一世人只是道偏不是

周康叔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扶渡子訟事來曾充之來

問學先生曰公且說爲誰打關節來只此是學

又無事尚解忘今當機對境乃不能明

謹致念大凡多隨資稟一致思便能出

因說詳道舊問云心都起了不知如何在求道德成而上

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今人之性命只在事藝未

上彭世昌云只是不識輕重大小先生笑曰打入庾家牛

隊裏去了因吳顯道與諸公說風水

禪家話頭不說破之類後世之謬

繼之者善也謂一陰一陽相繼

精讀書著精求警語處凡事比然

某今亦教人做時文亦教人去試亦愛好人發解之類要曉此意是爲公不是私

凡事只看其理如何不要看其人是誰

說晦翁云莫教心病最難

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纔有一些子意便沈重了

徹骨徹髓見得超然於一身自然輕自然靈

大凡文字纔高超然底多須要逐字逐句檢點他才穩文

整底議論見識低却以古人高文拔之

本分事熟後日用中事全不離此後生只管令就本分事

用工猶自救不暇難難教他只就本分事便就日用中事

又一切忘了本分事。難難精神全要在內。不要在外。若在外。一生無是處。但如獎一小人。亦不可謂。今要將此子意思。怒他。都無事。此只要當。獎即獎。當怒即怒。吾亦不自知。若有意爲之。便是私感。畏人。都不得。

我這裏有扶持有保養有摧抑有擯挫

韓文章多見於墓誌祭文洞庭汗漫粘天無壁柳祭呂化光文章妙

古人精神不閒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然所以做得事成須要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

某平生有一節過人他人要會某不會他人要做某不做莫厭辛苦此學脉也

不是見理明信得及便安不得

因陰晴不常言人之開塞若無事時有塞亦未嘗忽有故而塞須理會方得

不可戲謔不可作鄉談人欲起下肖破敗意必先借此二者發之某七八歲時常得鄉譽只是莊敬語心不受戲

故小年時皆無侶靴不破指爪長後十五六覺與人無徒遂稍放開及讀三國六朝史見夷狄亂華乃一切剪了指爪學弓馬然胸中與人異未嘗失了後見人收拾者又一

切古執去了又不免教他稍放開此處不收拾又不得收拾又執這般要處要人自理會得

截然無議論詞說蹊徑一說以一就說不是此事極分明若遲疑則猶未

大凡文字寧得人惡得人怒不可得人羞得人耻與晦菴書不是須是直湊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只就近易處着着就實無尚虛見無貪高務遠

隨身規矩是後生切要莫看先生長者他老練但只他人看你莫看他人笑你莫笑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管仲學老子亦然

老衰而後佛入

不專論事論末專就心上說

論嚴恭伯云只是一箇好勝見一好事做近前便做得亦不是似好心却不好

老氏見周衰名勝故專攻此處而申其說亡羊一也

一是即皆是明即皆明

指顯仲刺語多曰須斬釘截鐵

因着諸人下象棋曰凡事不得胡亂輕易了又不得與低底下後遇敵手便慣了即敗獅子捉象竟皆用全力

其發若機括且司是非之謂也其病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莊子勢阻則謀計得則斷先生舊嘗作小經云意似莊子

王遇子合問學問之道何先曰親師友去己之不美也人資皆有美惡得師友琢磨知己之不美而改之子合曰是請益不荅先生曰子合要其談性善性惡伊洛釋老此等話不副其求故曰是而已吾欲其理會此之說所以不荅

右包揚顯道所錄

阜民癸卯十二月初見先生不能盡記所言大旨云凡欲為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何為事人生天地

間為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為學學為人而已非有為也又云孔門弟子如子夏子游宰我子貢雖不遇聖人亦足號名學者為萬世師然卒得聖人之傳者柴之愚參之魯蓋病後世學者溺於文義知見繳繞蔽惑愈甚不可入道耳阜民既還邸遂盡屏諸書及後來疑其不可又問先生曰某何嘗不讀人讀書不知此後豈有其事

某方侍坐先生遽起某亦起先生曰還用安排否

先生舉公都子問鈞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官有其職某因思是便收此心然惟有照物而已他日侍坐無所問先生謂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某因此無事則安坐瞑目

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者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邇乎某曰然昔者嘗以南軒張先生所類洙泗言仁書考察之終不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即知也勇也某因言而通對曰不惟知勇萬善皆是物也先生曰然更當爲說存養一節

先生曰讀書不必窮索平易讀之識其可識者久將自明毋耻不知子亦見今之讀談經者乎歷叙數十家之旨而以已見終之開闢反覆自謂究竟精微然試探其實固未

之得也則何益哉

乙巳十二月再入都見先生坐定曰子何以束縛如此因自吟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豈不快哉既而以所記管窺諸語請一二日再造先生曰夜來與朋友同看來却不是無根據說得出來自此幸勿輟錄他日亦可自驗

某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

右門人詹阜民于南所錄

昔嘗先生來自金邑率僚友講道於白鹿洞發明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之旨且喻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



習由其所志甚中學者之病義利之說一明君子小人相  
去一間豈不嚴乎苟不切已觀省與

聖賢之書背馳則雖有此文特紙上之陳言耳括蒼  
高先生有言曰先生之文如黃鍾大呂發達九地真啓洙  
泗鄒魯之祕其可不傳邪

黃元吉荊州日錄

為學患無疑疑則有進孔門如子貢即無所疑所以不至  
於道孔子曰女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歟子貢曰然徃徃  
孔子未然而孔子復有非與之間顏子仰之彌高末由也  
已其疑非細甚不自安所以其殆庶幾乎

學問須論是非不論效驗如告子先孟子不動心其效先  
孟子然畢竟告子不是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但是一義  
皆主不忘而言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之義  
○人道敏政言果能盡人道則政必敏矣

洪範有猷是知道者有為是力行者有守是守而不去者  
曰乎攸好德是大有感發者

三德六德九德是通計其德多少三德可以為大夫六德  
可以為諸侯九德可以王天下翕受即是九德感事敷施  
乃大施於天下

復德之基是人心會慙恣縱履卦之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其志既定則各安其分方得尊德樂道謙德之柄謂染習深重則物我之心熾然謙始能受人以虛而有入德之道矣

九疇之數一六在北水得其正三八在東木得其正惟金火易位謂金在火鄉火在金鄉而木生火自三上生至九自二會生於九正得二數故火在南自四至七亦得四數故金在西

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謂一與一為二二與二為三一與二為四一與四為五二與五為六五者數之祖既見五

則變矣二與五為七三與五為八四與五為九九復變而為一卦陰著陽八八六十四七七四十九終萬物始萬物而不與乃是陰事將終陽事復始良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道何嘗有憂既是人則必有憂樂矣精神不運則愚血氣不運則病

孟子沒吾道不得其傳而老氏之學始於周末盛於漢迨晉而衰矣老氏衰而佛氏之學出焉佛氏始於梁達磨盛於唐至今而衰矣有大賢者出吾道其興矣夫獨漢武帝不用黃老於用人尚可與

湯放桀武王伐紂丘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之義孔子

作春秋之言亦如此

王沂公曾論丁謂似出私意然志在退小人其脉則正矣迹雖如此於心何媿焉

學問不得其綱則是二君一民等是恭敬若不得其綱則恭敬是綱此心是民若得其綱則恭敬者乃保養此心也○著用七七少陽也卦用八八少陰也少陽少陰變而用之

棋所以長吾之精神瑟所以養吾之德性藝即是道道即是藝豈惟二物於此可見矣

有己則忘理明理則忘己良其背不見其身行其庭不見

其人則是任理而不以己與人參也

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是學已到田地自然如此非是欲去明此而察此也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亦然○復小而辨於物小謂心不痛也

在明明德在親明皆主於在止於至善

臯陶謨洪範呂刑乃傳道之書

四岳舉丹朱舉鯀等於知人之明雖有不足畢竟有德故堯欲遜位之時必誓曰汝能庸命遜朕位

臯陶明道故歷述知人之事孟子曰我知言夫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誠則明明則誠此非有次第也其理自如此可欲之謂善知至而意識亦同有志於道者當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几動容周旋應事接物讀書考古或動或靜莫不在時此理塞宇宙所謂道外無事事外無道捨此而別有商量別有趨向別有規模別有形迹別有行業別有事功則與道不相干則是異端則是利欲爲之陷溺爲之舊窠說即是邪說見即邪見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散也

釋氏謂此一物非他物故也然與吾儒不同吾儒無不該備無不管攝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公私義利於此而

分矣

繫辭卦有大小陰小陽大

言天下之至順而不可惡也雖詭怪闔闢然實有此理且亦不可惡也

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天下有不可易之理故也言凶者正勝者也易使人趨言避凶人之所爲當正而勝凶也

必也使無訟乎至明然後知人情物理使民無訟之義如此天理人欲之私論極有病自禮記有此言而後人襲之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若是則

動亦是靜亦是豈有天理物欲之分若不是則靜亦不是豈有動靜之間哉

磯釣磯也不可磯謂無所措足之地也無所措手足之義可坐而致也是疑辭與邪字同義

人各有所長就其所長而成就之亦是一事此非拘儒曲士之所能知惟明道君子無所陷溺者能達此耳

斷之類如學爲士者必能作文隨其才雖有二拙然亦各極其至而已

與朋友切磋貴乎中的不貴泛說亦須有手勢必使其人去疾病解大病灑然豁然若沈疴之去體而濯清風也若

我泛而言之彼泛而聽之其猶前所謂社稷名目使之持德是也

鳶飛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只緣理明義精所以於天地之間一事一物無不着察仰以觀象於天萬物之宜惟聖者然後察之如此其精也

孔門高弟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曾參之外惟南宮适宓子賤漆雕開近之以敏達捷洽才智慧巧論之安能望罕我子貢再有季路子游子夏也哉惟其質實誠樸所以去道不遠如南宮适問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最是朴實孔子不答以其然當於此心可外無言耳所以括出資之云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道大無外若能載則有分限矣語小天下莫能破焉一事一物纖悉微末未嘗與道相離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蓋天之不能盡地地所以爲地不能盡天之所職

自形而上者言之謂之道自形而下者言之謂之器天地亦是器其生覆形載必有理

六十而耳順知見到矣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踐行到矣顏子未見其止乃未能臻此也

生知蓋謂有生以來渾無陷溺無傷害良知具存非天降之才爾殊也

漢唐近道者趙充國黃憲楊紉段秀實顏真卿

王肅鄭康成謂論語乃子貢子游所編亦有可攷者如學而篇子曰次章便載有若一章又子曰而下載曾子一章皆不名而以子稱之蓋子夏輩平昔所尊者此二人耳不踐迹謂已知血脉之人不拘形着迹然亦未造闢奧樂正子在此地位人能明矣然乍縱乍警驟明忽暗必至於有諸已然後爲得也

孔子十五而至于學是已知道時矣雖有所知未免乍出乍入乍明乍晦或警或縱或作或輟至三十而立則無出入明晦警縱作輟之分矣然於事物之間未能灼然分明

見得至四十始不惑不惑矣未必能洞然融通乎天理矣  
然未必純熟至六十而所知已到七十而所行已到事不  
師古率由舊章學千古訓古訓是式所法者皆此理也非  
徇其跡倣其事

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始條理也如金聲而高下隆殺疾徐  
疏數自有許多節奏到力行處則無說矣如玉振然純一  
而已知至知終皆必由學然後能至之終之所以孔子學  
不厭發憤忘食易與天地準至神無方而易無體皆是賡  
易之妙用如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乃泛言天地萬物皆具  
此陰陽也繼之者善也乃獨歸之於人成之者性也又復







